

《新見金文字編》 出版

陳斯鵬、石小力、蘇清芳編著《新見金文字編》於2012年5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該書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成果。

附書影、凡例、前言及後記：



凡例

一、本書專收二〇〇〇—二〇〇九年發表的商周金文，酌收極少量此前發表而為《四版〈金文編〉校補》漏收者。

二、本書主體由正編（十四卷）、合文、附錄（上、下）組成。正編編排次序略依大徐本《說文》；《說文》所無之字則附相應各部之末，並在字頭右上角標“*”號，同部所附字頭不止一個者，略依筆畫數為序。個別字的處理從《金文編》，如“朋”附貝部，“康”隸“庚”後等。合文部分專收合書字例。

仿《金文編》之例，以未識之“圖形文字”（一般用為氏族名稱或徽號）為附錄上，其他未識字為附錄下。附錄上所收有複合形體者，其局部或可識，但因其性質尚待研究，暫作一整體看待。

三、每字頭下字形的選取主要考慮寫法有代表性者，同時兼顧文例。每字頭下依次出器名、時代、文例、出處。各字形排列略依時代先後為序，如一字頭下有結構、寫法明顯不同者，則先類聚，再按時代排序。時代的判定多據發表者意見或學術界一般看法，僅供參考。

四、字形盡量採自電子化的拓本或照片，再經電腦處理；原始圖片效果欠佳者，或另附摹本；個別原始圖片效果尤差甚或不可得者，則選用摹本。摹本或採自各書，或為編者另摹，恕難一一注明。字形大小經過縮放，多非原大。

五、書中稱引書刊多用簡稱，詳參“引書簡稱表”。簡稱出現在案語中則加書名號。簡稱表中書以出版年份為序，刊按音序排列。

六、案語中稱引諸家論著一般以“作者（年份）”的形式出現，書末另附“參考文獻”，以備檢核。“參考文獻”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。

七、本書附有“筆畫檢字表”，表中同筆畫的字按書中出現先後為序。

前言

—

文字編的編纂一直是古文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工作，極受古文字學者的重視。一部好的文字編，往往既是對某方面古文字材料考釋成果的階段性總結和整理，同時又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起點，有時還包含着編者個人的創新性意見，給讀者以有益的啓示。當前，文字編的做法是多樣化的。其中有兩種比較基本的做法，一種是重新做，一種是接着做。重新做的可舉劉釗、洪颺、張新俊

三位先生合著的《新甲骨文編》和吳良寶先生的《先秦貨幣文字編》為例。

接着做的可舉嚴志斌先生的《四版〈金文編〉校補》為例。現在奉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《新見金文字編》即屬於後者。

金文是古文字材料之大宗，因此金文方面的字編在古文字研究上的意義尤其突出。容庚先生的名著《金文編》，初版於一九二五年，此後屢經修訂再版，長期以來成為古文字工作者案頭必備之書，至今仍在發揮着重要作用。現在通行的《金文編》版本是由張振林、馬國權二位先生協助修訂的第四版。該版修成在一九八四年，刊行在一九八五年，此後金文資料不斷有新的發現，積累到一定的程度，自然又有續補增訂的必要，於是有了嚴志斌先生《四版〈金文編〉校補》等著作的誕生。嚴書取材緊接四版《金文編》之後，而斷限於一九九九年。其正編較《金文編》新增字頭有七百餘個之多，貢獻頗大。新世紀以來，地不愛寶，新見先秦有銘銅器絡繹不絕，據粗略估算，數量應在一千五百件以上。其中不乏新見之字、新見之寫法、新見之用法，正宜續加綜合整理，以更好發揮此新資料之新作用。在銘文的集中著錄方面，已先後有《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》、《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》，《商周金文資料通鑒》等大型作品面世，但立足於單字的全面整理則尚未聞。筆者近年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承乏講授研究生課程《青銅器銘文研究》，感到依靠容、嚴二書，尚不足把握金文單字的全貌，於是萌生了接着嚴先生的工作，着手編纂《新見金文字編》的念頭。

二

本書的取材範圍主要是二〇〇〇—二〇〇九年間新發表的先秦金文，時間上恰與嚴書相接續，又剛好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。這十年間新見的金文不但量大，而且學術價值也十分重要。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，一是作為歷史資

料的價值，二是作為文字、語言資料的價值。現試結合本書的工作，簡單談談其第二方面，尤其是文字學方面的價值。

（一）出現大量新見字，為古文字學的研討提供珍貴的新材料。

本書所收錄的不見於《金文編》和《四版〈金文編〉校補》的新字（包括構形明顯不同的新異體）有近三百個之多。其中很大部分在先秦古文字資料中屬首次出現，填補了古文字單字體系的不少空白點。既有見於《說文》的，如“𠄎”、“𠄎”、“𠄎”、“𠄎”、“𠄎”、“𠄎”等等，又有大量《說文》所無之字。不見於《說文》者音義或可考定，如“𠄎”（從“頁”，“𠄎”聲）為“𠄎”之異體，“𠄎”（從“頁”，“𠄎”聲）為“𠄎”之異體，“𠄎”（從“斗”，“𠄎”聲）為“𠄎”之異體，“𠄎”則分別有“𠄎”（從“鬯”，“𠄎”聲）、“𠄎”（從“口”從“莖”之初文為聲）兩個異構，等等，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認識。至於那些音義尚未能定者，則為今後進一步研討之重要對象。

有些字雖然在別的古文字資料中出現過，但原來金文資料未見，造成缺環，也可藉此得以彌補，有助於我們作漢字歷史的考察。如“昏”字，原見於殷商甲骨文和戰國文字，近年新見於柞伯鼎，使西周時代的缺環得以補上。又如“𠄎”字，以前見於睡虎地秦簡，今在師酉鼎銘文中出現，則其始見年代可提前至西周中期。再如“𠄎”字，以前最早也見於睡虎地秦簡，近年¹簋銘文的發表，則又將其歷史上溯到西周早期了。

（二）許多字出現有特色的寫法，豐富了我們對古文字形體的認識。

新見金文資料中，有些字出現一些以往所未見的新寫法，這同樣值得重視。

如“勿”字在²器中寫作“”、“”等形；“易”字何簋作“”；“𠄎”字卅三年逯鼎作“”，從“大”不從“文”；“邁”字與兵壺作“”，依鼎

作“𠄎”，“萬”字頭分別變作“婁”字頭和“鹿”字頭，等等，都使我們對古文字形體變化的豐富性、複雜性有更多的了解。另外，一些較特別的省略也值得注意。如“各（格）”字，二式獄簋作“𠄎”，冊二年逯鼎乙作“𠄎”，省“口”，但作倒止之形。我們知道，戰國楚簡“逴”字或作“逴”（《郭店·性自命出》60）、“逴”（《上五·季庚子問于孔子》15），所從“各”亦省作“夂”。現在看來，這種省略早在西周時期已經發生。又如鄭莊公之孫盧鼎“刺（烈）”省“刀”旁作“𠄎”，正可與上博楚簡《性情論》19“刺（烈）”之作“𠄎”相印證，可見春秋已有此寫法。

（三）不少字詞出現新的文例，有助於字義的考索和漢語史的研討。

例如，關於西周金文中“蔑麻”的釋義問題，歷來聚訟紛紜。新見召簋銘云：“弔（叔）朕父加芻麻。”出現了“加某麻”這樣新的搭配，張光裕先生讀“加”為“嘉”，並類推“蔑”義亦當如之，顯然是很有道理的。又如“貿易”一詞，主要有交易和變易二義，《漢語大辭典》所引前一義的最早書證為《墨子》，後一義的最早書證為《後漢書》，而近出仲諫父簋銘云：“其或貿易，則盟（明）誦（殫）。”“貿易”用變易義。器屬西周晚期物，則書證年代可大大前推。

三

在編纂體例上，本書試圖對《金文編》和《四版〈金文編〉校補》有所改進。比如，此二書移錄字形皆手工摹寫，本書則盡量用拓本或照片的電子本剪貼（個別未見拓本或照片，或者雖有而質量過差者除外），以保證字形的準確真實。又比如嚴書不出文例，容書也只出極少數文例，本書則盡可能每字形均出相對完整

的文例，以見其具體語境，以便讀者考察其用法。而且每個單字的較有價值的文例基本上都收錄了，所以本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單字索引的作用。

文字編通常是不加或極少加案語的。但其實適當的說明性案語對讀者是有幫助的，尤其是那些有爭議的字，最好能有所交代。這一點曾憲通先生的《长沙楚帛书文字編》就做得非常好，堪為典範。所以，本書嘗試效仿曾先生的做法，對於疑難字或新見字，盡量就見聞所及，參考諸家考釋意見，作簡要的集釋，然後斟酌去取，略加案斷。間有一得之愚，也附帶提出，以供商榷。如果這些工作能使這部文字編在工具性的基礎上增添些許的學術性，為讀者提供多一些有價值的參考，那就是編者最大的滿足了。但是否能做到，不敢自信，有待讀者的批評指正。

後記

本書的編撰工作正式發軔在二〇〇九年的上半年。同年九月，有幸得到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資助（項目名稱為“21世紀新見商周金文字編、索引及考證”，批准號“0924”），於是重新制訂工作方案，並增加時間投入。研究生石小力、蘇清芳二君欣然接受我的邀請，協助收集資料，切字歸字，出力頗多。至二〇一〇年下半年，字編已具雛形。當年十月，晤賴炳偉先生於香山古文字學研討會，以出版之事相商，幸得賴先生慨允支持。然後乃商定進一步修撰之體例，着手字編的後期加工。然而接下來的工作量有點出乎我的預想，再加上此期間別的工作也分走一定的精力，所以進展較為緩慢，出版合同約定的交稿期限早就過了，而不得不再四推延。如今到了可以寫後記的時候了，儘管相當疲憊，但仍不免有些興奮，畢竟是久盼的時刻。

但其實心情是頗為矛盾的。一面急於早日交差完成任務，一面卻恨不得多留一會兒，恨不得在書稿寄出前的最後一再看一眼。今天下午终于在重翻一遍之後，讓快遞員把“定稿”拿走了。明知道後記不需要寫很多寫很久，但我深怕要讓書稿等齊後記一起走的話，肯定還禁不住要回頭去看，去改，沒個盡頭。書稿主體先行到達，不但可先讓賴先生放心，而且也才保證我能稍安下心來寫幾句話。

老實講，本書的編寫還是略顯匆忙，所以工作沒能十分細緻是肯定的。更主要的是，本人在金文研究方面積累淺薄，見識寡陋，因此書中錯誤疏漏之處定不會少。中心揣揣，誠望博雅君子之匡正與賜教。

雖說現代化工具使文字編的編寫效率大為提高，但假如沒有石、蘇二君的助力，本書也不可能這麼快告竣的。小力畢業之後還繼續參與本書的後期工作，貢獻良多。特別在最後的衝刺階段，他放棄了許多寶貴的節假日，日夕來寒舍並肩作戰，精神十分可嘉。二君是我所帶的第一屆研究生，本書的出版對於我和二君來說，應該都是有紀念意義的。

曾憲通師和陳偉武師審閱過初稿的部分內容，楊澤生教授審閱過初稿全部，訂正許多訛誤；裘錫圭師數次關心本書的進展；陳永正先生賜題書名，使蓬輩生輝；賴炳偉先生給予諸多的幫助和指教，在此一併深致謝忱！

長期以來，我的家人，特別是妻子的支持，以及衆多好友們的關愛，是我工作的重要力量源泉。我把所有著作獻給他們！